



中国当代作家签名版图书珍藏馆。
张雪云 摄

编者按

三月,是女人的季节。清溪,是作家的故乡。3月初,湖南日报社和湖南省作家协会特组织女作家们走进著名作家周立波的故乡、“山乡巨变第一村”益阳高新区清溪村,体验清溪,书写清溪。

在周立波故居,她们仔细地看一张张照片和一段段文字,走近这位被清溪村人亲切地称为“立波胡子”的人民作家;在清溪展厅,她们看见清溪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在中国当代作家签名版图书珍藏馆,她们赠送了自己创作的多本图书。她们漫步田野山岗,徜徉书屋剧院,和每一个遇见的人交谈,享受阳光、花香和书香,聆听鸡鸣鸟啼和火车的呼啸……

这一期,请您阅读女作家笔下的清溪,一个不一样的清溪。

奉荣梅

清溪村四面云山,溪流蜿蜒。长长的石长铁路复线东西高架穿村而过。千余米连绵的高架桥墩,各侧都会有一幅幅乡村劳作生活场景的巨型连环画。其中一幅“入乡”,读过周立波名著《山乡巨变》的人都明白,讲的是团委书记邓秀梅进村遇见长辋挑水村姑盛淑君的场景。这些连环画让清溪村这个文学原乡有了独特的气质。

作家出版社书屋,在清溪村清溪蜿蜒的深处,一个叫高码头的地方。这家书屋与立波书屋和王蒙书屋是村里最先开放的三家,书屋的“管家”是46岁的清溪村漂亮媳妇刘胜男,她丈夫邓世峰是土生土长的清溪人,当过兵经过商。书屋是邓家祖宅,他们夫妻俩在村口的公路边盖有带门面和院子的楼房。在书屋开张近一年的时间里,刘胜男每日早晨从自家住宅步行进入村口,沿着柏油铺的清溪大道,穿过一片平旷的田埂才抵达书屋。这二十分钟路程,开启了她一天的好心情。

春天树木发芽,她看见那嫩黄嫩绿,就想笑笑叫,恨不得蹦起来;到了秋天,满村的桂花香,最香浓的地方就是她管理的书屋。院墙外,桂花树开花散叶荫蔽了整条路面。当然,清溪村的四季在她的眼里都很美,梨花、桃花、荷花、茶子花、梅花……她总能最先发现那些次第吐艳的花朵,心底涌起无限快活。

走过一大片荷花塘,走过一座座

夜宿清溪村

方雪梅

入夜,日光从远山近屋上收隐后,清溪村就跌入了极深的静里。吃过晚饭,在平阔的清溪路上散步。沿途树影、荷塘,农家小洋楼里的灯光,远处的犬吠,以及蛰伏在草木土腥味里的春意,与周立波先生的文字,纷纷跳出来,又急急忙忙拐到眼前的“大堰”上,陪同我了解这个被文学厚惠的村落。

我曾经三来清溪,皆走马观花,若风行水面,此次得以落脚,歇上一晚。清溪村的夜,于我仿佛是一卷有待打开的册页,里面绘满了各种故事。

借着清冽的路灯光,在行道树间的各种指示牌上,我看到了迟子建书屋、曹文轩书屋、贾平凹书屋、刘慈欣书屋的字样。不经意路过的几棵大樟树、几堵砖墙上,著名作家的名字,写于墙、悬于枝,读来情致各异,令人欣然。这里的二十一栋书屋,万千册藏书,让文学气息与村庄的柴烟气息交织,成了中国乡村的新味道。

通往映山红花谷的路,从横亘的石长铁路桥下穿过,桥墩上绘着一幅幅《山乡巨变》的景观画。来去的列车,不时轰隆隆地犁开夜幕。不远处的清溪剧院,灯光流溢。大约是看戏散场了,有摩托和汽车,晃晃一柱柱车灯,从投花漫舞的路上鱼贯而过。一问,才知村民们看的是根据周立波小说改编的花鼓戏《山那边人家》。

忽然想起立波书屋主人卜雪斌记忆里的清溪村之夜。他说,那时村里没通电,收茶籽的季节,全家人晚上在煤油灯下挑选野茶籽。困得眼皮睁开不开时,大人就会从嘴巴里吐出一些神鬼故事,驱赶倦意。天色还没有断黑,村里便家家关门闭户。哪里能像现在,每天将夜未夜时,音乐随到四处,在荷塘木栈道散步的爹爹们都都知道,堂客们的广场舞架场了。

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卜雪斌,每天晚上“啃”一章《山乡巨变》,读了四遍后,他曾经辗转异乡与苦日子过招的人生“暗夜”,终于见到了丝丝缕缕的光亮——他也能“粗人干细活”,把村里的第一家书屋,打点得红红火火了。现在,在外打工的村民,纷纷回乡上班,成为书屋的管理员、保安、电瓶车司机、保洁员,或成为民宿的老板。他说,村民可以坐在家挣钱,这都是托文学振兴乡村的福。

此刻,清溪村的夜空下,有新柳与梅花的淡淡馨香。我眼前总晃动着邓秀梅、李月辉、刘雨生们打着柴火火把,顶着星光月色,走村串户的身影;晃动着周立波荷锄挑担的身影……不管光阴如何夹击,他们的精神气质,超绝的意志力,依旧会在这片乡土,呼吸、吐纳、生长。

回到住所“书香宿一号”。在门口的杨梅树下,与住隔壁的八十八岁村民杨爱云老人及其儿子邓荣聊上一阵。这幢白色的二层楼房,是他们的祖屋,被改建成三部分:自住、书屋和民宿。与村里其他二十多户民居的房东一样,每年的房租收入,让母子俩有了不断高涨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在民宿装修精美的偌大客厅里,几位女作家围几而坐,谈周立波,谈他笔下的人物,谈今天各自触摸到的这个乡村的真魂。这个场景,与《山乡巨变》描述的合作社开会的夜晚,叠化在一起,有种时光交织、秉性同质的奇妙律动。

是夜,我脑海里思绪蒸腾:周立波的胞衣地,被文学提升了海拔,又因文学得以重振门楣,名扬四方八极,成为中国乡村的新坐标,其一颦一笑,一欣一喜,都与文学有一种深情的契约。

我想,清溪村依托文学助力乡村发展的新路径,必然会在千万个中国乡村的上空,激荡起烈风迅雷般的回响。

书香女子



山丘,沿着清溪就是一条长长的清溪画廊,老人牵牛,伛偻妹子捞鱼,老农坐在井边凝望,洗衣的村妇,挑水的村姑,砍柴的小伙……这些雕塑群和玻璃画,展现的一幅幅农耕画卷,流淌着浓郁的乡村烟火气息。

她最喜欢走过小溪,穿行山边的林间道,花香糅合青草的气息随着微风,阵阵送到鼻尖。她谛听山间各色的鸟鸣,好心情一直延续到书屋。她细致打扫书屋,整理书柜,笑迎每一个走进书屋的人。书屋前厅展示着出版社的精品书籍,后庭分别是阅读室和直播互动室,雅致清静。当有人在伏案阅读时,她常常将脚步放得很轻,生怕叨

扰了这美好的读书姿态。

在清溪村,书香是播茶香的最佳伴侣。书屋东厢是一间整洁的播茶室,刘胜男曾经在周立波故居对面开设了八年播茶馆,心灵手巧、模样俊俏的她,被人称为“播茶西施”。“每个人心中都应深藏一部文学作品。”她最先承办书屋,也是因为年轻时热爱读书,拥有文学情结。闲暇时,她便疯狂地阅读读书屋里的书。

傍晚,关闭书屋,陪婆婆、家人吃了晚饭,她步行回家。在黑夜与清晨的来路逆行,只有星星在塘里发出微弱的反光,她常常沿途到村里其他书屋转转,交流一天的体会。穿过铁路高架桥,她不时听见一列列车、动车呼啸而过,闪烁着灯光驶向诗与梦的远方……

在刘胜男的影响下,清溪女子已有好些个先后成为书屋和民宿“管家”。立波书屋年过五旬的卜小青、儿童文学书屋的80后李群芳、人民文学出版社书屋24岁的大学生邓雨晴……她们,总让人想起周立波笔下那些宛如茶子花、荷花、梅花一般清丽纯真生动的清溪女子,恬静娴熟的少女陈雪春,精致能干的面面婆婆,等等。

清溪村的山水和播茶养人,清溪女子浸染在书香之中,更是平添了一份优雅平和的气质。“在这里总能找到属于你的‘那一部’”,她们徜徉在村中浓郁的书香里,终是会找到与自己灵魂契合的那一本书。

清溪叙事

张雪云

两个孩子成绩很好,一回家就爱读书,床头堆满厚厚的书。孩子们看书的时候,文化不高的卜小青就在旁边陪着。

“自从搞了书屋以后,老公的脾气都改了。”一旁同村的周文也认同。周文在村里给游客中心开电瓶车,一年四季他总是在那里干得干干净净,被村民称为“最帅的哥”。

这些年,卜小青和老公从没有争吵过,一家人和谐美满。年龄比卜雪斌还大几岁的她,看起来比老公还年轻,这大概是清溪村的水养人,清溪村的播茶养颜吧。

我一口气喝完了老板娘卜小青冲泡的擂茶,清香扑面,暖心暖胃,顿时觉得,早春其实也没有那么寒冷,春暖花开的日子近了。

春到清溪村,花香、茶香、书香,满园皆是春。

二

“清溪村里小林丘,杜鹃映山红。啼啼啼,布谷声声,时有晴空聚祥云。溪水人

慕清溪

杨红燕

穿行在荷塘中的游廊上,我欣赏着清溪人“打扮起来,美化起来”的这座“美丽的花园”。初春,荷秆婆娑,集体匍匐着,但这不妨碍我遥想荷叶翩翩、荷香馥郁的夏日之壮美,不影响我感受周立波先生愿景实现后的清溪人的幸福、惬意。

沿着一条溪流进村,逐渐领略了清溪村地形的豪迈:地势平坦,视野开阔。白墙黛瓦花窗格,两楼民居顺清溪走向弧线矗立,不紧不慢,疏密有致。大树从楼后伸出嶙峋枝丫,与天之蓝、墙之白构成清溪图画。常绿树在场坪里静默,蕴蓄着在即将到来的春天里退回弧线的力量。池塘边柳树已发新芽,满枝细叶,青绿可人,伴风轻舞,一树婆娑。篱笆外的红梅将最后的热烈付于枝头。晾晒区新洗的棉衣,套被散发着清香。书屋挨着民居,民居连着播茶馆;菜圃接壤荷塘,荷塘肆意延展……

挑了这美好的读书姿态。

在清溪村,书香是播茶香的最佳伴侣。书屋东厢是一间整洁的播茶室,刘胜男曾经在周立波故居对面开设了八年播茶馆,心灵手巧、模样俊俏的她,被人称为“播茶西施”。“每个人心中都应深藏一部文学作品。”她最先承办书屋,也是因为年轻时热爱读书,拥有文学情结。闲暇时,她便疯狂地阅读读书屋里的书。

傍晚,关闭书屋,陪婆婆、家人吃了晚饭,她步行回家。在黑夜与清晨的来路逆行,只有星星在塘里发出微弱的反光,她常常沿途到村里其他书屋转转,交流一天的体会。穿过铁路高架桥,她不时听见一列列车、动车呼啸而过,闪烁着灯光驶向诗与梦的远方……

在刘胜男的影响下,清溪女子已有好些个先后成为书屋和民宿“管家”。立波书屋年过五旬的卜小青、儿童文学书屋的80后李群芳、人民文学出版社书屋24岁的大学生邓雨晴……她们,总让人想起周立波笔下那些宛如茶子花、荷花、梅花一般清丽纯真生动的清溪女子,恬静娴熟的少女陈雪春,精致能干的面面婆婆,等等。

清溪村的山水和播茶养人,清溪女子浸染在书香之中,更是平添了一份优雅平和的气质。“在这里总能找到属于你的‘那一部’”,她们徜徉在村中浓郁的书香里,终是会找到与自己灵魂契合的那一本书。

资江,无浊水,鱼虾游,绮罗漫步长廊道,向往书香楼。夕阳收,荷塘月色……”

年过花甲的清溪村“农民诗人”邓春生,拿出一本不薄的诗集,坐在自家的院坪里,一把竹靠椅,一杯芝麻豆子茶,朗读自己写的诗《清溪叙》,方言和乡音在空气中像溪水一样流淌着,阳光暖暖地照在他有些花白的头发上。

从溪边坡地晒太阳回来的孙儿,好奇又羡慕地看着爷爷。去年三八月村里闹瘟疫,邓春生的妻子和孙女,还朗诵了爷爷写的诗呢。看到清溪的山乡巨变,儿子邓旭东从广东回到家乡。这个90后村党支委委员,喜欢读书,思维活跃,很有想法,还担负着村里好些工作,比如管理网上的“三长制”服务站,还利用周末组织“伴读清溪”活动。他想让村里的年轻人都爱读书,让每一位清溪村的年轻人都能讲出周立波先生的故事。伴读活动从开始的几人到现在的三十多号人,邓春生就曾被请去讲过几次课,让更多的年轻人熟悉清溪村的历史和现在。

月照清溪归晚牧,桂花香处隐农家。邓春生的一家,还真是隐在山水间的书香之家。名叫清溪村的地方有很多,但惟有书香的清溪村,却独有此地。

后,我在溪边漫步。溪就是清溪,流淌在公路之下,清可见石、见水草、见鱼、见虾,不动声色,汨汨而行。溪对边有堤,堤上立雕像、搭凉亭、设画廊,堤外是田畴,此季种了油菜,绿绿地沿溪铺满。

田畴那边是另一些民居,还是两楼,还是白墙黛瓦花格窗。楼前绿带下有缓坡,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头枕手臂躺在坡上。女孩七八岁,男孩五六岁,一个衔着一片樟树叶,一个翘着二郎腿,望着高处碧蓝的天空,不知想些什么。问干吗躺着?可担心有虫子爬到身上?答不怕,然后一翻身,站起来,女孩说一声,走,看书去。回去哪个书屋,答曰:曹文轩书屋。我不禁又替自己的孩子羡慕起他们来。

慕清溪,三分是替他人,七分是自己。二十一座书屋,只此一个理由足矣。时近九九天,寒气却未消散。在莫言书屋、迟子建书屋等处流连许久,身上寒意阵阵,内心却激情汹涌,一腔滚烫。此行匆匆,远不够我细细体味清溪,就连书屋也未及看全,这遗憾给了我下次再来的理由。我要择好日子,带孩子来,带家人来……

清溪消息

简媛

小时,我们家总能定期收到从益阳来的消息,携带这个消息的人是从新邵远嫁益阳的姑姑。姑姑难得回趟家乡,可她每次出现,总会带给我惊喜和向往。每次我都会获得一些新的名词,比如擂茶、油纸伞、梨皮、银鱼、竹夫人……

许多年过去,我竟从来没有去过清溪,直到今年3月1日,我终于到了清溪。

3月2日,清晨,还不到7点,小鸟的叫声唤醒了。走出清溪·书香宿一号,边走边看,途中遇到一个本地老人,他牵着狗在散步。我上前和他攀谈。他摸了摸自己的头,说,打头以为在做梦,现在踏实了,一切都是真的。

道别老人,我很快走到了中国当代作家签名版图书珍藏馆。说实话,听到这里建馆的消息,当时虽然兴奋不已,但心底深处还是半信半疑,可眼前所见一切打消了我所有的疑虑。上午,我将在这里捐赠我的新作《人生缓缓》,想到我的书会在这里珍藏,心底不由生出对清溪的亲近,仿佛这里和我的关系从此就不一般了。

从珍藏馆出来,我就去了清溪剧院。这里每天都有演出,最多的时候会有三场。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本地人看剧免费,这个时候,我打心里羡慕清溪人,也想做一个真正的清溪人。

沿着步道往前,那般的悠闲,仿佛我就是这里的村民。成为村民?当我看到迟子建的名字,以村民的

方式出现在清溪时,一时恍惚,感觉自己跌进了梦里。

曾经有人问我,你的梦想是什么?当梦想被问起时,也意味着被唤醒。就像刚才我偶遇的那位老人,他说,我真的是做梦也没有想到,我在古稀之年还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仿佛才意识到,和立波书屋、王跃文书屋的两位房主交谈时,也感觉到他们言语之间的恍惚和喜悦。

眼下,正有绿皮火车通过,平时听来显得嘈杂,在清溪却成为慢的节奏,仿佛时间在这里慢下来了。那些从城里来的人,抛弃鸡零狗碎的日常,约上三两好友,来清溪,一个下午,一宿,一天……去梨园,一边读诗一边赏花,或者坐在书屋里安静地喝一杯擂茶,读一本书,让心灵得到滋养、抚慰,同时获得文学和文明的养育。

午后,阳光下的清溪变得温暖,我坐在书屋的躺椅里遐想,我正在这里参加读书会。就像在上海走进老梧桐树下的老洋房,作家们期待去思南文学之家做一场读书会。迄今,思南读书会已经举办了400多期。我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全国的作家都来清溪书屋分享作品。那时,清溪一定不只是一个地名,它更像深藏于此的读书人写书人和做书人心里的一串暗号,一串密码。

回到民宿,又见绿皮火车向前,不急不缓,有风吹来,樟树枝叶摇摆,仿佛佛长者的微笑,安祥,宁静,又那般富足。听说多年前,清溪下面是金矿。书中自有黄金屋,原来这里一直是人间富矿。

清溪剧院的阳光

朱敏

晨推开民宿的窗,久违的阳光让人欢喜,冬日的阴霾一扫而空。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倾听着鸟儿的歌唱,我信步在清溪村遛弯,一下就被那栋建筑吸引了目光。

浅褐的墙面,蓝蓝的玻璃,几何形拼接,犹如蓝宝石镶嵌在山体间,在阳光照射下熠熠生辉,石材的肌理又流露着古朴韵味。“清溪剧院”几个大字,笔力雄浑,分外惹人眼。

眼前这座雄伟壮观的现代化建筑,让我几乎忘了自己身处乡村田野,而是来到了某座城市的精雕城堡。我曾数次徜徉在长沙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艺术中心大剧院,体会剧中人的命运与悲欢,为平淡的生活增添了不少文艺与浪漫气息。

一座剧院能给城市带来什么?它将城市的公共空间与市民的精神享受紧密相连,让人文情怀与经济息息相连。如今,清溪村的人也能随时品尝这份文艺大餐了吗?

正是初春,花草树木纷纷向外探头,露出点点萌芽,好不可爱。剧院外翠竹环绕,几树梅花在水边开得正好,疏影横斜,暗香浮动。

“赏文艺经典,到清溪剧院。”剧院对面的演出档期表,有3月2日至6月30日的剧目安排,每日1至3场,排得满满当当。排期最多的《又回清溪》足有80场,还有《大禹治水》《人鱼姑娘》《小砍樵》《马头水》《皮影精品荟萃》《木偶嘉年华》等花鼓戏、木偶剧、皮影戏、儿童剧等。

剧院场务刘静有一双笑起来

像月亮的眼睛。家住益阳大通湖区的她,来剧院工作才一年多,已经爱上了这个地方。

她自豪地介绍,清溪剧院是湖南省内首个大型智慧乡村剧院,2020年建成,可容纳观众近千名。《山乡巨变》《山那边人家》和《又回清溪》是这几年主演的大型剧目,平时小演出不断,加上对本地人优惠甚至免费的政策,“到剧院看演出”成为周边百姓最流行的休闲娱乐方式。

刘静印象最深的是去年11月在剧院举办的益阳市第十一届花鼓戏汇演,来自全市的3家专业剧团和15家民间职业剧团同台竞技,9天为戏迷朋友带来了18台精彩大戏。“那些天,剧场天天座无虚席。有时在剧院外的大坪演出,那叫一个‘人山人海’,百姓们好像比过年还高兴。”

中午时分,剧院工作人员在大坪晒着太阳吃工作餐——辣椒炒肉和蒸鱼块。一位姓向的姐姐告诉我,剧院保安、保洁都是本村人,家里土地流转了出去,在剧院上班离家近,有五险,还能每天接受高雅艺术熏陶,幸福感噌噌上升。

漫步在剧院附近,我看到一座座作家清溪书屋,一块块诗词牌立在梅园梨园边,名家名句随处可见,还有一栋“国字号”作家签名版图书珍藏馆……处处文韵悠悠,书香弥漫。

而当和煦的阳光笼罩着蓝宝石般梦幻的艺术殿堂清溪剧院,我分明看到,被周立波深情眺望的这个小山村啊,已成为无数文艺爱好者追寻的诗与远方。



湘韵